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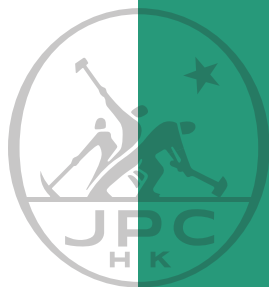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 何以要寫綠皮書？

都會係成功拯救港足嘅靈丹妙藥。

我老豆接觸咗足球圈 30 幾年喇，喺佢探討其他地方嘅「成功例子」期間，除咗搵到值得參考嘅料，佢仲搵到好多問題，越搵就越明白，其實一劑救港足嘅靈丹妙藥係唔存在㗎……要救，就要出齊十八般武藝。

呢本書，只希望我地呢班有心球迷明白，搞好香港足球其實並冇啲乜嘢錦囊妙計。睇完呢本書，希望大家會繼續抱住好奇心，睇波踢波之餘齊齊思考，搵辦法將自己熱愛嘅運動嘢自己主場進一步改進，希望有朝一日，功成名就。



## 初衷與由來

2016年，有一位波斯尼亞球迷向英格蘭四級聯賽全部92間球會提出一個問題：「請告訴我，為甚麼我應該支持貴會？」

結果他收到10間球會回覆，這位球迷讀完所有回覆之後，得到他想找的答案，亦選擇了其中一間球會，公開表明成為他們的支持者。10間球會的回應和這位球迷的選擇，容我暫且賣個關子，留在結語再詳談。不過，關係到這位球迷的選擇以及作出取捨的一些關鍵因素，我都融入了接著你會讀到的篇章中。

這件看似花邊新聞的小事件，為開始寫作本書提供了一點靈感，原來儘管人微言輕，但一個球迷的意願都可能會激起回響，引起關注。一個普通人的感受會否改變一間大球會的處事方式，我無從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掌握球迷的期望，就不會得到想要的支持。作為一個長期關心香港足球的人，我是否都應該做點事，嘗試引起多一點關注呢？若然有效，當然好，但即使只像一抹輕煙吹過，又有何妨？以分享構思、拋磚引玉為目的，綠皮書（green paper）3個字就出來了。

較為年輕的讀者，對綠皮書這東西或者會感覺陌生，在一些西方國家的公共行政系統，這是一種常用的諮詢方式，在往日的香港都有過不少，例如1977年的《老人福利綠皮書》、1980年的《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綠皮書》、1984年的《香港代議政制綠皮書》、1992年的《康復政策及服務綠皮書》等，中國內地偶爾亦有採用這種方式。



政府在推出一種新政策，或者在進行重要改革前，會將構思寫成一份以綠色做封面的文件，稱為綠皮書，用以收集公眾意見，一則作為公關手段，正正式式問問大家意見，二則看看民意傾向，收收風，將構思調整修訂之後，再發表白皮書（white paper），就成為一份有民意基礎和更貼近公眾期望的政策文件。

我不是政府，沒有任何公權力，憑甚麼寫綠皮書呢？不為甚麼，只因相信自己都是香港足球的持份者，多一個人總比少一個人好，所以，我將一點點想法整理闡釋，希望能夠引起更多討論，集思廣益。

本書開宗明義叫綠皮書，就是要先此聲明，收錄在書中的想法都只是意念和構思，不一定用得著，亦不一定行得通。不過，我相信先要大膽提出，才會引發思考，通過探討辯證，方可能得出成果。下一步，不會有「我的香港足球白皮書」，因為我沒有決策權，更加沒有資源，只寄望眾人的智慧和不同國家的經驗會凝聚出可行的方案，讓有心有力者付諸實行。

香港足球走過一段橫跨3個世紀，長達百多年的漫長歷程，這段日子，曾經風光過，亦都蕭條過，一輪淡風吹起，一吹就是30年。直至最近10多年，有點意外地見到「本地波」聚集了一群年輕支持者，難得這輩沒有見過香港足球風光日子的新一代，竟願意為香港足球打拼，有人整理歷史，保存逐漸散失的文化；有人寫書，又成功重印舊足球雜誌；亦有人探討政策，推動改革，組成民間團體，向政府和立法機關大力呼籲。

球場上，香港依然不乏擁有足球夢的青少年男女，他們

甚至不惜付出青葱歲月，走出香港，尋找突破；球場邊，看台上，亦有一群因為 We are Hong Kong 而走在一起的支持者，這群自嘲為「波台籐線佬」的新一代香港足球死忠派即使只得孤身一人，都不辭勞苦，老遠跑去耶加達亞運會為香港隊打氣，這份愛惜和堅持，令我感動，讓我相信香港足球會有明天。

香港面積有 1,100 多平方公里，不算太細，但弊在山多平地少，三面環海，一面是邊界，加上約四成面積是郊野公園，既限制了土地開發，亦大大限制了足球發展。全世界按人口排名，香港的 750 萬人大約排在 100 位左右，比香港足球的世界排名更前，體育運動市場說大不大，但單項體育總會有 60 幾個，每年都會主辦 10 幾項國際大賽，跨國會計師行畢馬威中國（KPMG China）的研究報告曾經推算，2017 年香港大型體育國際賽的總產值約為 21 億港元。



不為甚麼，只因支持，自發走在一起。

盤點早年跟隨英國人一起來到香港的運動項目，包括足球、欖球、網球、賽馬、板球和曲棍球等，足球是不折不撓的一哥，普及程度最廣泛。二次大戰後一度成為亞洲足球火車頭的香港，何以經歷百年發展，又會由盛而衰呢？淡風吹了 30 幾年，何解又始終有人堅持，努力爭取重振香港足運呢？香港足球應該怎搞呢？真會有否極泰來的一天嗎？

踏入 2020 年，香港足球總會發表了《展望 2025 策略計劃》，包含了不少願景。願景很重要，因為如果對前途沒有一個清晰意願，就難以選定方向，對準目標。不過，要如期達標，必需要有相配合的行動方案，本書就是嘗試著眼於方法。當然，面對一大串問題和限制，本書不可能逐一提出對策和建議，否則就不叫綠皮書，應該叫「秘笈」了。本書只希望成為一份議程、一份供討論的參考資料，無論足球總會敲定的策略和計劃如何，希望所有持份者都可以繼續商議，繼續探討。

香港足球從來不是世界級，沒甚麼不能搏、沒甚麼輸不起，明天將會如何，就要看今天付出多少努力和決心，希望香港在 2034 年打入世界盃決賽週，當然這是個宏願，但相信不少人會認為這不過是「白雲在青天，可望不可即」的夢想，但不管最終成功與否，2034 年都只是長遠發展的一個分站，並不是終點。

為香港足球出謀劃策，固然需要訂定目標，但亦不能只著眼於完成某些特定目標，更重要的是創造可持續性。我相信，站在起步線上，首先需要放下昨天，因為世界已經不一樣了，足球踢法不再一樣，足球的搞法亦不似舊時，自然亦不可能在舊書架上找到一本祖傳的無敵秘笈，依樣畫葫蘆，

寄望一朝神功練成，就可以縱橫天下。香港足球，人人有份，亦需要人人參與。一個人可以走得快，但要一群人才可能走得遠。

這是《我的香港足球綠皮書》的寫作初衷。

寫作動機其實萌生了一年多，卻總是礙於這樣那樣的猶豫，走一步，停一步，畢竟我並不算是真正的足球圈中人，不清楚了解各重要人物之間的關係，亦未必掌握一些事情背後的拉扯角力，我更加不是足球專家，我只知道，要提出一套有效政策不可能單靠一己之力，正因為這種種考慮，如此這般，寫作進度只是牛步前進，真要多謝兩位好友的間接推動，我才可以將計劃完成。

先是好友馬啟仁送我一本台灣新書《左·外·野：賽後看門道，運動社會學家大聲講》，作者陳子軒先生是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讀到第三十七章時的一點觸動，幫我掃開了部分猶豫。第三十七章是關於2017年中華台北在亞洲盃外圍賽爆大冷以二比一擊敗巴林的歷史性勝仗。文章中這樣形容寶島的球迷：

台灣的足球迷其實是最能忍受寂寞的一群人，如果他們生在全世界其他角落，都只會是再主流、再平凡不過的一群人，但在台灣，不管他們願不願意，卻顯得特立獨行。

儘管台灣的足球迷心裡多少都清楚，在他們的一生中可能都等不到台灣打進世界盃的一天，但他們依舊在，堅持著這微乎其微的夢想，他們不是一日球迷，而是一生球迷。如今，前進亞洲盃會內賽（香港叫決賽週）成了逐漸顯像的可能，儘管十一月前進土庫曼的客場征途依舊險阻，但



至少給了這群球迷作夢的權利。

曾幾何時，台灣竟也能透過足球，像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在同步進行的足球國際比賽日中，感覺到我們似乎也是這世界的一分子了。

這是何等單純又卑微的心態。從來都被視為一塊足球荒野的台灣，尚且有人堅持，對未來懷抱憧憬，在曾經是一片沃土，有過豐碩收成的香港，雖然經歷了一段花果凋零的漫長日子，但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輕言放棄吧。人人多走一步，個個多做一點，雖然未必可以將香港再次帶到高峰，但前面的路一定會因而好走一點，正因如此，我決定將多年來的一些觀察和想法認真整理一下，再比對一下世界大環境，從而讓思考延續，讓討論展開。

之後是讀到余家強兄的推理小說集《佛系推理》的前言，題目是「我想寫小說」。家強兄是資深傳媒人，亦是文人，三言兩語就將香港小說如何由戰後的報章連載逐步發展成為「曾經貨真價實做過小說港」的經歷勾劃出來，儘管字裡行間流露出幾分唏噓，概歎「我城傲視全球華文界的大師凋謝殆盡」，但他始終相信，既然香港仍然不乏「創作最好的自由土壤」，「香港一息尚存為何不寫」？

跟家強兄結緣，是因為多年前曾經一起到意大利走訪過幾間球會，家強兄的才情和筆力，朋儕之間早已是眾口一詞，我難以望其項背，倒是一份「香港仔」的情懷卻頗有同感。香港足球大概亦無法再現昔日的輝煌，但既然仍有願景，依然有人肯付出，「香港一息尚存為何不嘗試再搞」？

## 困難，但信有可能

寫這本書是個大挑戰，難處不在於寫，要我天南地北，議論一番，不難，但關心香港足球的人都有各自的想法，而同一時間，足球總會亦在規劃未來5年的整體發展，我該如何自處，應該寫點甚麼呢？我亦明白，討論方針和政策，通常不是有趣的題材，要人家願意多看幾頁絕非一件容易事，要做到立論有條有理當然是基本要求，但如何能不失於沉悶，讓偶然拿上手隨便翻翻的讀者，都會被留住，甚至願意思考和加入商議，這才是挑戰所在。

要搞活足球，思路就如寫這本書，其理一也，寫書需要讀者，搞波需要球迷，想讀者愛不釋手，作者就需要匠心獨運，而搞足球，首要工作是讓目標群體對足球產生興趣，再將他們帶入球場，留在球場，繼而將支持度進一步擴闊和加深，將足球再次植入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才有望令更多人開心樂意地為足球消費，將社會資源導入香港足球圈。

問題是，怎樣才能吸引觀眾和留住觀眾呢？正如我問自己，要怎樣才能留住讀者，繼續多翻幾頁呢？我決定邀請上文提及的兩位好友為我開路，因為他們都有一雙慧眼，待人處事，見地總是與別不同，他們的文字亦特別得人喜愛，吸引力，不成疑。

我又邀請了曾經在香港足球總會擔任技術總監的 Stephen O'Connor 以及身兼足球評述員的資深廣告創作人陳祉俊分享他們對香港波的觀察，讓我跟讀者們一起擴闊思考的空間。

這部分我有充分信心，不過，即使頭開好了，也不等於



可以贏，想讀者多看幾頁，我還需要多一些吸引人的點子，我選擇了一個真人真故事，且看能否燃點起你的好奇心罷。你或許聽過這故事，但即使是重溫，相信你都仍會感到有趣和有啟發性。

這是關於一間藉藉無名小球會的故事，這間球會叫 Panyee FC。

話說泰國南部有個小島叫攀宜 (Panyee)，與其說是個島，或者應該稱之為陸沉之後殘餘的其中一塊岩石，這裡住了大約 320 個家庭，人口有 1,700 多人，聚居成一條漁村。村內橫街窄巷，有點像大澳，莫說要找一塊像樣的平地，就連做點簡單小活動的空間都很有限，大部分房屋建在水面的棚架，除了游泳，沒有甚麼體育運動可以在這種發生。

1986 年，攀宜的一群年輕人，竟然組織起一支足球隊，明知沒球場，大伙兒就在全島收集廢木料，一塊一塊地在水面鋪出一片「平地」，成為攀宜史上第一個足球場，球丟落海，就游泳去撿，雖然游水多過踢波，但球隊始終成了形，2004 至 2010 年，攀宜竟贏了 7 個青年錦標賽。掃描一下這個二維碼，就可以看到這個有趣又動人的故事。浮台足球場自此成了攀宜的地標，甚至成為布吉附近一個旅遊觀光項目，而足球亦成為了攀宜凝聚社區的推動力。據說，攀宜的年輕人都不再像以往一樣，急於離開這裡，想跑到大城市生活了。

香港足球陷於一個悶局是人人都見到的現況，世界足球，強者越強，已經是大勢所趨，香港要力爭一個位置，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艱難，面對自身的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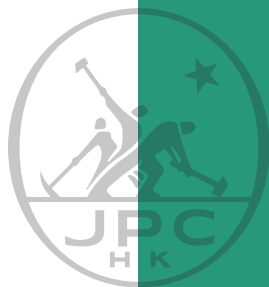
## 第二章

# 慧眼看足球

多限制，包括東方人的身型體質不如人、地小人多造成場地短缺、社會價值觀不重視職業體育、領導機構表現令人失望等因素，似乎都導向一個灰色的結論：香港足球無得搞。

一個人生病，人人都見到病者身體轉差，但如果人人都只不斷強調病者氣虛血弱、四肢無力，又沒有靈丹妙藥，這對病情是不會有任何幫助的，世界總是先有疾病，才會探究治療方法，研發解藥過程中，亦總是失敗多過成功，但我們會選擇讓自己關心的病者坐以待斃，還是嘗試盡力救治呢？

有時候，妙想天開又有何妨？常言道，扭轉困局需要跳出思維框框（think out of the box），不正是這個意思嗎？連攀宜都可以踢足球，可以造出成績，我們怎能一口咬定香港不可以呢？現時沒有足夠條件，就嘗試自己創造吧，怕的不是條件不如人，而是不敢信自己，不下定決心。



自家製造，浮在水面的足球場。